

承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六年九月十日

第二十七期

《承言》目錄

每月十號出版

霍學研究：許志毅（會長）

唐學研究：陳健恩（副會長）

研究方向：.....	1
霍學研究：讀霍師《易經領袖學》：導論及乾坤二卦.....	2
唐學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義(5) 自勝者強.....	4

霍學：研究方向

- 霍師之思想，通透靈活、敏銳深刻，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。此有賴霍師思想中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。
- 此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，落入於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、根於經驗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論、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。
-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，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，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。

許志毅 會長

唐學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，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，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，才對實踐障礙，有提點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們把義理，分類列點，成為架構。但從實踐上，如何開始？如何繼續？則難解答。要活化義理，把架構變成動態，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，才對實踐步驟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，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為人，知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員等。再記為知識，才能在生活中，作純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並非知識，而是感受：內心的苦與樂、精神的升與降、理想的顯或隱、得失的喜與哀，甚至一念之過位或復位。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“承擔者”與“承繼者”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經歷的心路歷程。

陳健恩 副會長

霍學研究：讀霍師《易經領袖學》：導論及乾坤二卦

許志毅

在古代，只有最高領袖方可占卜，而占卜的內容，都是針對重大政事之裁決，如戰爭、祭祀、耕稼等重要決策。然而，古人透過占卜，並非僅獲得「做還是不做」的指示，特別是《易經》之立場，是要人得到行動背後的義理，明白道理、知道方向、了解自己的責任，從而有所學習。

霍老師即從這些地方，加上整本《易經》所透露的義理以及其整體立場，指出《易經》乃領袖所讀之書，亦培養領袖、培養人才之書。而培養領袖，最關鍵者，乃提升思維，故讀《易經》，可提升我們的思維能力。如此，則眼光、判斷力、行動力等均可培養。

領袖要做好自己，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本分；而了解自己，則要離開自己、超越自己方可，此即整體思維之始。人乃活在群體之內，人心嚮往理想，然在現實中，如何找到理想？是故人心思領袖，欲得領袖之具體帶領，或從領袖身上得到啟發或指引。因此，領袖須具有以下能力：

- 一、 開創理想事業之創造力；
- 二、 打通困難之解難力；
- 三、 凝聚人心之凝聚力；
- 四、 辨清正路、忠於理想之堅持力。

然而從整體之層次而言，領袖是不離人群的，不是孤單的。成就理想是要大家一起的，故《易經》之乾坤二卦所示，乃兩種不同類型的領袖：乾指出最高之領袖乃創造者，而坤則是成全型領袖，即輔助者。創造者與成全者互動、配合、合作，方可共同成就理想。

在此整體實況之下，創造型領袖之內涵，乃創造、剛健、帶領；而成全型之領袖，除需有其相應之內涵能力之外，更要有不爭功、不居功、以大局為重之修養。此乃從《易經》所示之另一種思維能力——辯證思維——而來。事物之存在，是相對的，處於對立的狀態，例如領袖與下屬，乃一主從關係，此當為一對立之關係，然其非為一絕對、靜止、不變的格局，而是互動、轉化、合成、互相成全、配合之關係（此亦可見於夫妻、父子、師生等關係）。故成全者要有柔順、和應、願意付出、不計較之內涵。辯證者，就是說事物乃從其正面走向反面，又會從反面走向正面，故乃一動態之過程，而非靜態，此乃動態思維之義，然而亦是在存在上的真實

情況。因此，「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」、「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」；由此可知，物極必反、否極泰來、泰極否來，往復不斷。因此，人越要爭，就越會失去；越要贏，就會輸；越要顯示自己有功勞，就會招致失敗。

事實上，創造型之領袖，乃從堅守理想一義上成就自己；成全型之領袖，則從成全最高領袖、成全事業上成就自己。

乾坤二卦之內容，即從兩種形態領袖之成長歷程而論述，從初出茅廬、開始獲得賞識、得到重用、面對重大機會，以至最高成就等不同階段之應有修養，並指出物極必反之辯證過程：若自以為是、以為自己十分有功勞、看不起別人、要奪取個人利益，便會導致內亂、紛爭，乃至自取滅亡、失敗。

上述所言之內涵，乃得自天地之啟發：天地不言，創生萬物，成就萬物，故人當從天地中得到啟發，如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、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。此即帶出《易經》中一種十分重要的思維——誠意思維，從而能心通天地萬物、心通別人，此留待下文再論。

學習當領袖，當從提升思維始！

唐學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義(6) 自勝者強

陳健恩

自勝者強

老子所建議的生活方式，是要順著人對自然律的了解，而求合於自然律的生活，以通向“玄德”。

從根底上：

- 致虛守靜，把一切智慧精神及生命力量，收斂凝聚；
- 歸於柔弱，處處以謙下自居。
- 做到“不求勝人，而求自勝。”

使天下人皆大智若愚，如嬰兒赤子。

這是因為，本於自然律“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”。

雖然自然律是一切物的精神功能發用放散，由有而無。但自然亦沒有禁止，人可處處以“收斂及凝聚”為事，知其雄而“守其雌”。

因此，對萬物萬民，都是“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”，所謂“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為心”，這就是老子的“上德不德”。

收斂之十四事

1. 智慧之收斂：“大智若愚”“和其光”“俗人昭昭，我獨昏昏”。
2. 精神之收斂：“弱其志”“挫其銳”“大成若缺”“守柔曰強”。
3. 生命情調及活動之收斂：“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”“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”
4. 身體之收斂：“骨弱筋柔而握固”“虛其心，實其腹”。
5. 言語之收斂：“大辯若訥”“行不言之教”“塞其兌”。
6. 對人態度之收斂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“勿矜”“勿驕”“勿伐”“不怒

8. 欲望享樂之收斂：“五色令人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”“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”。
9. 生活上事，皆不過度，求儉節收斂：“去奢”“去泰”“儉故能廣”“知足者富”“知此不殆”。
10. 用兵之收斂：“善戰者不怒”“用兵者有言，吾不敢為主而為客”。
11. 賦稅之收斂：“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”。
12. 行政之收斂：“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”。
13. 人民交際之收斂：“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”。
14. 治天下唯使天下人心收斂：“聖人之在天下，歛歛為天下渾其心，百姓悵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”“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”。

收斂之所重，皆使人的智慧精神與力量，加以凝聚，歸於柔弱，不求勝人而人自勝，處處以謙下自居。

以上是老子言道之六義。

老子思想的外限

唐先生知老子外限，一方面更能把握老子之全義，亦能代老子釋後世之疑難。

要知老子外限，首先要以儒家思想相對照。

老子的直覺，當然是一種理性的直覺，但與人的生活，包括性情要求，心靈價值感，這些感受，並不直接相干。從這些生命感受出發時，無論從理上處處皆可說通，但總令人覺得是一種“沒有情味的宇宙觀及人生觀”。

如老子講“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”，即事物追求壯大，很快便老死，這就不合於道了。從理性上說，沒有異議。但從仁心觀此道，便覺畢竟無情，只是一種無善無惡、中性的形而上的存在。但從根底上，人不願歸於死亡，但這只是個人主觀的意義，而這個道，雖生萬物育萬物，但未嘗見它真能“仁於萬物”。所以，老子言道能生育萬物，並非具有“價值意義”。老子的“公與慈”，只是法此自然，而顯得如“公與慈”，並非本於“公與慈”，見這“公與慈”為當然之善而行之者也。

因此，老子不重人的性情與心靈方面的內容，只從一種理去說明這個天，而沒有價

初，有物混成，玄之又玄之境，所謂“**歸根復命**”。而中間經過，生壯老死，又復歸原處。這個原處，即有物混成之境。中間這個過程，亦是必經，才能復歸原處。但老子只從終始，講無相、玄相、妙相、久相。然而，在實質過程中，萬物亦有生相、變相、發育萬物相。這就是《易傳》所見的生生之易為天道，《中庸》“洋洋乎發育物”之天道。

當中，都是天道之所表現。如人要法天，學老子之學問，便修其混成之玄德，成一理性無情而不偏私，視人如視物，歸於自然律，以此觀生養萬物之道。在同樣地能生養萬物，唐先生說，不如修中庸易傳仁智之德，兼知人之心性，亦本之以知天，從心性之不容已處立根，所以不只是從理性上去認識天道，更能從內心感通天道。

有所感，便產生回應，產生內在動力，生活的調息，便會自然而然，而不需從一外在的理性直覺，要求自己的生命與感受與此律則相應。最重要的，《中庸》與《易傳》之道，能正面開發天地之德，與人內在的德性，互相乎應，一念之誠，而生生不息。

然而，老子思想亦有不可代替的價值：

1. 在仁心發動之前，人需要先學會“損之又損”，把個人的執念、偏見、權力欲收斂乾淨。一個人如果沒有先學會收斂，他的“仁心”很可能只是“私意”的偽裝——以仁義之名行控制之實，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。老子的“收斂”工夫，正是為仁心的真誠發動清理地基。
2. 老子對一切刻意造作的警惕，對“有為”之害的深刻洞察，是儒家系統本身不太容易內生出來的。這就像儒家給出道德的動力，老子像指出道德的邊界。
3. 老子的智慧在於，它能讓人回到心性天道之先，作一自我反省及修正，以助體會先王之道。它不是先王之道本身，卻是通向先王之道的一條不可或缺的預備之路。